



艾达之路

〔阿根廷〕R. 皮格利亚 著

赵德明 译

爱斯基摩人从来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只有人之将死的时候，才会说出来。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艾达之路

〔阿根廷〕B·皮格利亚 著

赵德明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达之路 / (阿根廷) 皮格利亚著; 赵德明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3

(西班牙语文学译丛 / 尹承东, 赵德明主编)

ISBN 978-7-5117-2961-3

I. ①艾… II. ①皮…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 ① 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571 号

艾达之路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策 划: 韩慧强

特约编辑: 赵赤勇

责任编辑: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48 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第一部 事故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42
第二部 俄国女邻居	057
第五章	057
第六章	068
第七章	082
第八章	094
第三部 以康拉德的名义	107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32
第四部 火中手	143
第十一章	143
第十二章	161
结束语	174
译后记	176

第一章

1

那个时期，我过着几种生活，活动范围是几个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顺序，由朋友、爱人、烈酒、政治、几只狗、酒吧、夜间散步组成。那时，我写了一些电影剧本：没有拍摄；翻译了几种侦探小说：看上去都是一个模样；编写了几部哲学书（或曰心理学著作！）：署名是别人。我很迷茫，断了退路，直到后来——偶然、突然、预料之外——到美国教书去了，卷入了一件大事，现在我想留下一份证词。

有人建议我去美国一个学期，到独一无二的精英大学——印第安纳州泰勒大学当“客座教授”；此前，那里缺少这样一位“教授”，于是想到了我，因为他们对我有所了解，给我写过信，后来事情有了进展，定下了上课的日期；但是，我却犹豫起来了，开始拖延时间，因为不愿意在一片荒原上埋头六个月。12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艾达·布朗的一个邮件，用的是老式加急电报的句法：“一切齐备。请寄授课提纲！等候您的到来。”那天夜里很热，便洗了淋浴，在冰箱里找到一瓶啤酒，对着窗户，在帆布椅子上坐下来：外面那座城市是一团昏暗，星光遥远，声音嘈杂。

我跟第二个老婆分手了，独自住在阿尔玛格罗小区的单元房里，这是一位朋友借给我住的；有很久我都没进公共场所了，一天下午，我看了一场电影，散场时，一位金发女郎（此前我跟她搭过话）一看见是我，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以为我死了。“哎哟喂，有人告诉我，你死在巴塞罗

那了！”

我辩解道，我正在写一部关于英国作家 W.H. 哈德森¹ 在阿根廷生活的文章，但是，工作进展不大；我累了，懒得动弹，有两星期什么也没干，直到有一天艾达打电话找到了我。问我钻到哪里去了？怎么什么人也找不到我呢？我夸张地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学了。我得马上动身了。

我把单元房的钥匙还给了那位朋友，把衣物放进了衣柜，走了。在纽约逗留了一个星期。到了1月中旬，乘坐新泽西交通公司的列车前往泰勒大学所在郊区的安静村庄。艾达当然不会去车站迎接我。但是，她派了两名大学生在站台上等我，他俩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字形歪歪扭扭，用红笔写的。

之前下过雪，停车场上白茫茫一片，车辆深陷在冰雾里。我上了汽车，黄昏中车行缓慢，大灯发黄的光线照耀着前方。终于，我们到达了马尔康路上的住处，距离大学校园不远，租给我小房子的是一位哲学教授，他在德国休带薪年假呢。两位大学生，一位叫米克，一位叫约翰三世（后来我上课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俩），他们干活积极，不爱说话，帮助我把行李一一搬下车，然后给了我一些具体说明，并且打开车库大门，让我看看即将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伍贝特教授的丰田轿车，告诉我如何使用暖气，给了一个电话号码，万一我觉得寒冷（或是遇到麻烦，可以打电话给安保部门）。

村庄灯火辉煌，像世外桃源，距离纽约六十公里。住宅区有几处开放式的宽敞花园，房子都有落地窗，街道两旁全是树木，四周一片静谧。看上去这里很像高等精神病疗养院，那正好是我所需要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栅栏，没有保安室，没有高墙。有设防，但种类不同。危险的生活似乎

1 哈德森（Hudson, 1841—1922），出生在阿根廷的英国作家，自然主义者，是20世纪初非常关注阿根廷“文明与野蛮之争”的学者。——译者注，以下省略。

不在那里，是在森林、湖泊的另一侧，在特林顿区，在新布龙斯维奇区，在新泽西平民区和那些烧毁的房屋里。

第一夜，我睡得很晚，检查房间，站在窗前欣赏附近花园的夜景。房子很舒适，但是由于再次住进了别人的房屋，那种奇怪的如同迷路之感再次出现了。墙壁上悬挂的图画、壁炉挡板上的装饰品、仔细套上了尼龙口袋的西装，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偷窥者，而不是闯入者。楼上的书房里，靠墙堆满了哲学书籍，我一边浏览书房，一边心里想：这么多内容丰富的书籍终究是让我摆脱眼下、脱离现实的精神建筑。

在厨房的柜子里，我发现了墨西哥酱油、亚洲的香料、装干蘑菇和西红柿酱的瓶子、油罐、果酱坛子，好像这个家里准备长期对付围困似的。罐头食品和哲学书籍啊，夫复何求？我做了一个美式西红柿汤，打开一盒沙丁鱼罐头，烤上面包，开启了一瓶白诗南葡萄酒。随后，煮了咖啡。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开始看电视。每到一处，我总是这样做。各国的电视节目都一样，这始终是现实中超出变化之外的唯一部分。在娱乐和ESPN 体育频道上，洛杉矶湖人队在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交锋，前者处于上风；在新闻节目里，比尔·克林顿微笑的样子不拘礼节，一辆轿车在本田公司的告诫声中沉入海底，HBO 上在播送柯蒂斯·伯恩哈特导演的《作茧自缚》，是我喜欢的影片之一。琼·克劳馥¹ 半夜出现在洛杉矶的一个小区里，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在街道上晃来晃去，路灯惊人地耀眼，她仿佛在一个空空荡荡的鱼缸里晃悠。

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电话铃声把我给吵醒了。已近午夜时分。一个知道我姓名、再三称呼我是“教授”的什么人，愿意卖给我海洛因。这实在太不寻常了，简直像是真的。我吃了一惊，中断了通话。可能是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控制着常春藤盟校院士们私生活

1 琼·克劳馥 (Joan Crawford, 1906—1977)，美国电影女演员。《作茧自缚》的女主角。

的美国缉毒局的特工。他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呢？

说实话，这个电话让我相当紧张。我经常有心里犯嘀咕的毛病。这家伙绝非寻常人。我猜想有人从窗户外面正在监视着我，就关掉了室内灯光。外面花园和街道处于黑暗之中，树叶随着清风簌簌作响；对面，木栅栏的那边，我邻居的房屋依然有灯光；客厅里，一个小个子女子左摆右晃，正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而和谐，好像漂浮在夜空里。

2

第二天，我到大学去了，认识了几位女秘书和同事，但是没跟任何人说起夜间那奇怪的电话声。我拍了几张照片，在几张表格上签了字，他们给了我一张可以出入图书馆的磁卡，在位于三楼的教研室、阳光充足、面向校园石子路和一些哥特式建筑的办公室里安置了我的位子。这正是开学的时候，大学生们背着背包，拉着滑轮手提箱纷纷来报到。在1月阳光照耀下的每条大路上，在寒冷的空中，飘荡着欢乐的喧闹声。

我在教师休息室里找到了艾达·布朗。我俩去一家叫轮渡之家的餐厅吃饭。三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认识了艾达，可那时候我的生活正在下沉，她则在上升。她身穿一套灯芯绒运动衫，抹了口红，身材苗条，模样热辣，有点居心不良，令人瞩目。（她说：“欢迎来到坟墓！作家们来这里找死的。”）

艾达是学术界的明星，她写的关于狄更斯的论文让研究《雾都孤儿》作者的工作瘫痪了二十年。她的工资是政府的秘密，据说每半年给她涨一次工资，唯一的条件是她拿到的钱要比同行男子（她不愿这样称呼他们）多一百美金。她一向独自生活，从未结婚，不要孩子，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学生，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她办公室的灯火通明，可以想象那里会有轻柔的电脑打字声音，那是她在撰写关于政治和文化的爆炸性文章。还

可以想象出她那开心的笑声，因为她在想自己的假定会在同事们当中产生怎样的轩然大波。据说，她喜欢赶时髦，每五年换一种理论，每本著作都与前面的不同，因为她要反映时尚，不过人人都羡慕她的聪明才智和讲究实效的作风。

我俩一坐下开始吃饭，她就给我介绍现代文化与电影研究教研室的情况。这个教研室是在她帮助下成立的。教研室包括电影研究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大学生可能不看小说，可能不去剧场，可能不喜欢摇滚，或者不喜欢抽象艺术，但总是会看电影的。

她说话直截了当，能言善辩，有思想。（善辩和有思想是在一起的。）她长期坚持对东部一些文学教研室控制的德里达细胞做殊死的斗争；尤其是反对耶鲁大学的解构派中心。她批评上述两派不是从捍卫哈罗德·布鲁姆¹或者乔治·斯坦内尔²的思想准则出发，而是从左派角度攻击上述两派，就是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出发的。（但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于是废话，如同说：这是美国的电影一样。）

她为精英工作，又反对精英；她仇恨那些搞职业小圈子的人们，她没有广大读者，只有专家才阅读她的作品；但是，她的写作是为关于可以复制极端化的假设、改造假设、传播假设的少数人，几年后是可以把假设变成传媒的少数人。

她读过我的著作，了解我的想法。希望我做一次关于哈德森的讲座。“我需要听听你的思路。”她说这话时面带疲倦的微笑，那口气似乎是我的思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告诉我，她在研究约瑟夫·康拉德³与哈德森的关系，这是在提前告诉我：这是她研究的领域，请我不要涉足。（有人说，她不相信私有产权，但她研究的领域除外。）

1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2 乔治·斯坦内尔（George Steiner, 1929—），法国语言学家、评论家。

3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英国著名作家，擅长写侦探小说。

爱德华·卡德耐尔，就是那个发现了约瑟夫·康拉德价值的出版家，也出版过哈德森的著作。因此，康拉德和哈德森很早就认识，而且成了朋友；他俩是19世纪末英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二人都出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艾达一向关注从古代、工业社会前的立场反对资本主义那些人的传统。俄国的民粹主义、美国“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和现在的生态环保主义者再次拿起自然生活以及农村公社的神话。据艾达说，哈德森给这个半大小子的乌托邦补充了他对动物的兴趣。她说，在郊区豪华住宅区的陵园里，布满猫狗的坟茔。与此同时，人类却冻死在大街上。在艾达看来，在文学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后果的斗争中，唯一能幸存下来的就是托尔金教授¹给孩子们写的故事。可是，好了，归根结底，我打算在课堂上做些什么呀？我给她说明了我的讲座计划。我俩的谈话就沿着这个方向说下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处。艾达如此美丽、聪明，甚至有些做作，好像在努力减少自己的魅力，或者她认为魅力是缺点。

吃完饭，我俩沿着威瑟斯彭大街向拿骚路走去。阳光已经开始融化冰雪了。我俩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我有几天空闲的日子，可以适应一下环境，无论我需要什么东西，通知她就行了。系里的教学女秘书们负责行政管理方面的细节；大学生们热情地等待着上我的课。她希望三楼的办公室能让我感到舒适。走到面对校园的街口要分手的时候，她把手放在我胳膊上，微笑着说道：

“秋天我总是很热。”

我愣住了，脑子混乱。她表情怪怪地望着我，等了一会儿，希望我能说句什么，随即毅然决然地走了。她好像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应该听到的英语（In the fall I'm always hot），也许她说的是“就是降落，我也

1 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著有《霍比特人》《魔戒》《精灵宝钻》等作品。

总是一只猎鹰”。有可能说的是 Hot-hawks。秋天的意思是秋季学期嘛，可是刚刚开始的是春季学期啊。当然了，hot 在俚语里可能是说 speed；而 fall 在黑人区的方言里是在监狱里蹲上一段时间。如果你和一个女人用外语交谈，那意思就会转义。这是我和她意见不合的一个苗头，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不合”越来越严重了。我在语言问题上，常常很痴迷，这是我养成的怪癖，特鲁别茨柯依¹的语音学让我中毒很深，我总是能听出弦外之音，有时会停下来研究音位错格，或者形容词名词化，因此忽视了句子本身的意思。我外出旅行时，没有睡觉时，喝醉时，还有谈恋爱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句话如果这么说，在语法上是不是更贴切呢？旅行中，疲倦时，喜欢女人的时候，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度过了随后的几周，天天都有这种奇怪的反响。英语闹得我坐立不安，因为我经常出错，远远超过了我的愿望；我把出错归咎于话语有时有威胁我的意思。Down the street there are pizza huts to go to and the pavement is nice, bluish slate gray. 我不能用英语思维，立刻动手翻译起来。“在那条街尽头，有一家比萨饼店，在蓝幽幽的光线下，路上的柏油发亮。”

我的社交生活平静而单调。购物在戴维森超市。在家做饭，或者去教师俱乐部吃饭，地点在繁荣之家花园对面。时不时地开上伍贝特教授的本田出去看看附近的大小村庄。都是些古老的村子，有独立战争留下的遗迹，或者是血腥的美国内战的伤痕。有时，我徒步去特拉华河岸走走，那是一条 19 世纪联结费城到纽约的运河，是主要的商业通道。这条运河是爱尔兰移民用铁锹和镐头挖掘出来的，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排水、拦水系统；但是如今已经不用了，早就变成了一条林荫大道，面向静水的山岗上

1 特鲁别茨柯依 (Trubetzkoy, 1890—1938)，俄国语言学家，在音位学上有伟大贡献，著有《音位学原理》。

有豪华住宅。每年这个季节，河水结冰，透明的冰面上，孩子们身穿黄色的皮夹克，头戴小红帽，脚踏冰鞋，像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飞来飞去。

占去我时间的还有一件事：观察我那位女邻居。她是我早晨起床后唯一看到的宁静意象。一个小小的身躯在照看着荒原上一座小私人花园的鲜花。我站在自己二楼的房间暗处，望着她每天早晨从楼上下到花园里，在雪地里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随后掀起保护暖房花卉的黄色棉帘，暖房借助花园石墙一侧的掩护修建而成。目的是让花朵战胜严寒、缺少光照和冬日的孤寂。我猜想，她是在跟花朵说话，因为传来一阵阵私语声，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好像是一种温柔、陌生的音乐。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吹口哨，女人很少吹口哨；可是，一天黎明时分，我听见她有板有眼地吹出穆索尔斯基¹的《图画展览会》。现实有着背景音乐的作用，此时此刻，无论是这种环境还是我的心情，这首相当轻佻的俄罗斯旋律都非常合适。

3

我这一生多次阅读过哈德森的著作，甚至参观过他的出生地：二十五棵树商陆²。位于距离我在阿特伦盖的住家不远。我常常骑自行车到37公里处，从那里上土路，穿过树林，来到田野上的农舍。我们小时候总是很喜欢大自然。哈德森像许许多多传达童年激情的作家那样，似乎一辈子都在乡下。多年后，是在1918年，哈德森病倒在英国海边的住处，有六个星期之久，赶上了一个长长的主显节³，这让他“奇迹般”地头脑清醒，重温童年在阿根廷潘帕大草原的幸福时光。他靠在枕头上，拿着笔和本，心情激动发热，不停地写那部神奇的自传体小说《在那遥远的地方

1 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 1839—1881），俄罗斯著名音乐家、画家，有“音画大师”之称。

2 阿根廷地名。树商陆是南美洲一种特有的软木树。

3 每年1月6日纪念耶稣基督显灵的日子。

和多年以前》。在疾病和回忆往事之间，有某种普鲁斯特式的不由自主的记忆。但是，正如哈德森本人澄清的那样：“这并非大多数人熟悉的那种心态：一种颜色、一种声音，或者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花香让我们联想到童年，突然生动活泼地恢复了几几乎是幻梦般的往事。”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启示，仿佛重归故里，又能清楚地看见了经历过的时光。从如此回忆往事中产生的散文，是英语文学最为值得怀念的一刻；同时作为悖论，也是苍白的阿根廷文学闪烁光芒的大事之一。

他之所以这样写作也许是因为英语与他童年的西班牙语掺和在一起了；在他的手稿里经常会有错误和可疑之处，这让人们想到哈德森可能不大熟悉他写作时用的语言。有位研究他生平的学者记得，哈德森有时会停下来寻找一个不在记忆中的单词，会立即求助西班牙语加以代替，然后继续写下去。好像童年的语言永远靠近他的文学作品并且所在背景是失声的。他使用英语写作，但句法是西班牙语的，还保留着阿根廷拉普拉塔平原上千巴巴的口语。

1846年哈德森一家离开了二十五棵树商陆，前往查斯科马斯¹，他父亲在郊区租下一座小农场。那个时候道路难行，不难想象出门旅行有多难，路上走了三天的时间。全家星期一黎明时分上路，坐了一辆牛车，沿着向南的可怜路径前进。帆布车棚下面坐着父母和孩子们以及少量物品，大量的衣服、几只狗、行李和图书乘船走水路。牛车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在田野中间缓缓前行，追寻着军队走过的路径。一盏悬挂在牛车十字架上的油灯左摇右晃，往前是无尽的夜幕。

黄昏时分，走出图书馆，沿着拿骚路回家。此前有好多次，我在途中一家名叫蓝点海鲜餐厅吃饭。餐厅的停车场上总是站着一个乞丐。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道：“我是加拿大奥赖恩人。”他身穿白色雨衣，纽

1 阿根廷小城市，距首都一百多公里。

扣从头系到脚。从远处看他，很像医院护工，或者是实验室科研人员。有时，我停下来跟他聊聊。他之所以这样写“奥赖恩人”，是因为指望有老乡出现。他需要有人陪伴，但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他用法语对我说：“先生，只能是奥赖恩老乡。”他以为我是法国人，我没纠正他，免得改变话题。说了几句，他安静下来，随即斜靠在屋檐下，睡着了。

我回到家中，整理在图书馆里做的笔记，用工作打发漫漫长夜。煮了一壶茶，听着收音机广播，真希望明天永远不要来临。

哈德森经常怀念在阿根廷国民警卫队当兵的日子，他参加过军事演习以及 1854 年在巴塔哥尼亚科罗拉多河附近举行的军事行动。“服役期间，我从部队上学到了很多关于高乔¹士兵生活的知识，他们追逐女人，不知疲倦；我还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在马背上睡觉。”

哈德森的长篇小说《水晶时代》把那个苦行僧般艰苦生活的感觉重塑到一个位于遥远未来的世界里。哈德森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就是性爱激情；想法就是不知疲倦、永不休战的做爱，直到怒火完全熄灭为止。我们可以坚持说：我们要改进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但是，我觉得折磨我们性交高潮的暴力没有变化，没有减弱。我们今天燃烧的热度跟一千年前的热度一样。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不再有穷人，但是，永远别指望看到妓女的消失。”

4

我还在一个明净的世界里生活过，由于被某种修道士的静修法所吸引，我努力追求一种固定的程序，尽管我越来越感觉心烦意乱。我有些小小的紊乱，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后果。常常难以成眠，失眠之夜我就上街散

1 来自阿根廷草原的牧民。

步。村子里好像没人居住，我就潜入黑乎乎的居民区，像个鬼魂。我看见了夜雾下的房屋，看见了敞开的花园；我听见了清风穿过树林的沙沙响；有时还听到有人在黑暗中说话和走路脚步声。我甚至想，在这明亮的夜晚，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实际上是做梦，而事实是早晨醒来感到筋疲力尽，不敢肯定自己没有离开房间、没有在床上辗转反侧和度过整夜。

我要摆脱这眼花缭乱的状态，就像有人太长时间看着灯光一样。起床后有一种奇怪的清醒感，清晰地记得一些孤立的细节，比如，路上有条链子，有只死鸟。与失忆症相反：这些图像借助一种摄影上高清技术一一固定下来了。

可能是一场噩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失眠的影响，但是对这些症状我都守口如瓶。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医生；事实是，他建议我不要远行，可是我不听，而是相信生活在一个偏远的校园里会治好我的病。什么好药也赶不上安静、绿树成荫的村庄。

“那会更糟！”阿莱斯特医生打断了我的话，给我开了处方。他是个了不起的临床医生，为人和蔼可亲，总是一副平静的模样。据阿莱斯特说，我得了一种怪病，他称之为“树状结晶症”。是劳累过度、酗酒成性造成的，似乎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小小的神经过敏性记忆危机。可能是一种病，也可能是在一个从前待过几年的地方逐渐严重的迷茫感和记忆模糊。

每当感觉特别郁闷的时候，我就跑到纽约玩两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给任何人打电话，不让任何人来看我，而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闲逛，躲开纽约的中央公园和非常开放的地方。我在麦道大街发现了伦西咖啡馆，跟老板交上了朋友，可是他说不出来咖啡馆为什么要叫伦西这个名字。我站在莱奥之家门前，这里是天主教友之家，由修女照管。从前是接待探视病人家属的寓所（附近有家医院），但是如今成了对外开放的小旅馆，神父和神学院学生有优先权。吃早饭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

个个是单身汉，显得中规中矩，但是像小孩一样爱笑，阅读自己的宗教功课时神情显然是心不在焉的。

离开了那里，像从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的许多夜晚一样，我要寻欢作乐。围着村庄或者切尔西红灯区转了几圈，逛逛寒冷的街道，看看身穿防雨大衣、脚踏高跟鞋的女孩子们从眼前走过。我老了，过五十岁了，女孩子眼里已经看不上我这样的人了。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一天下午我决定打电话找伊丽莎白·沃思特林，几年前她的小出版社出版过我的短篇小说集。三年前，我来纽约的时候，我俩睡过觉。

她矮小，活泼，黑皮肤，有黑人血统，实际上是一对德国移民夫妇把她养大的，因为她亲生母亲是黑人（她说是非洲裔美国人）把她交给德国夫妇收养的。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没办法认识母亲，因为这女人为了避免母女相认，采取了一切安全保障措施。最后，伊丽莎白雇了一个私人侦探去找母亲；可是等到侦探在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找到她母亲时候，她却没有了勇气动身看亲妈了。亲妈已经改名换姓，住在市中心，在一家时装杂志社工作。伊丽莎白没去认妈，却成了那位私人侦探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我俩去拜访过他。他叫拉尔夫·派克，在埃斯代理社工作，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一座楼里。一进大楼，门上有对讲机，有金属探测器，有摄像探头。派克在电梯门口等候我俩。他有四十岁，戴着墨镜，长着一张狐狸脸。他住的房间高大，室内几乎空空荡荡，几扇窗户面对市中心。宽宽大大的写字台上放了四部电脑，呈圆形摆放，都处于开启状态，文档是开放的，几个网页都在运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一个特别的浏览器与微博联网，名称是网络爬虫，是刚刚出现的东西。浏览器与派克有关系的档案连线，信息会立即传输过来。派克说：“我们不出门，私下里盯着呢。”要找什么都在这里呢。屏幕上显示着一处码头仓库的图像，点击光标就可以进入仓库，可以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谈话，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派克关掉声音，保留图像，人群像是在梦里游动。他们笑着，

在喝啤酒，在一个镜头里，好像看到有枪。后来，派克说，已经没有特别意义上的私人侦探了。已经不用什么人来调查犯罪了。那是电影里、电视连续剧的玩意儿，实际生活不用了。真正的世界是黑暗的，疯狂的，团伙的，不讲道理的。派克笑着说：要是你们单独在大街上，能活两天吧。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面喝着姜汁汽水。埃斯代理社是由几个合伙人组成的，但工作是独立进行的。他们有线人，与警察一起工作，常常招募吸毒者、妓女、人妖、士兵，他们渗透、活动，都是成群结队的。侦探之间互不相识，都是通过互联网联系。个人最好别结识工作里的人，干这一行的太坏了，都是人渣。他在调查海湾战争中一个步兵营里有三名黑人士兵死了，此事与大多数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军官和士官有关系。一个非洲裔美国士兵家属团体雇用了派克调查此案。派克相信三人死于他杀。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他们杀人取乐。代理社已经跟还在科威特服役的几名士兵取得了联系。他们是要把此事曝光的。派克说：我只是处理一下这些信息。如果我处理成功，他们上法庭作证，我就把证据提供给律师团。他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三名年轻的黑人士兵身穿作战服站在伊拉克沙漠里。

后来，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派克继续想让我看到他们这一行的真实情况。1846年第一家专门从事调查工业间谍和控制罢工工人的私人侦探代理社在波士顿成立了。（为了恐吓某人要二十小时跟踪他，秘密监视刚刚成立的工会组织，都是代理社的家常便饭。）派克养成了一种浪漫的无所顾忌态度，仿佛他是唯一发现了世界是臭泥坑的人。黑暗中的光明似乎就是他前妻玛丽永，但转眼之间她就扔了丈夫，他极力想再征服她，没有成功。那女子在一家书店工作。派克一听说我是作家（或者说曾经是作家），就非要我们去看看她，他在中餐馆里走来走去，打电话给她，通知她我们要去书店，请她一定见见我们，因为我曾经是博尔赫斯的挚友。我们三个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区，书店位于110大街的迷宫。果然，书店入口处的墙壁上刻着博尔赫斯一句关于迷宫的话，但是，书店里面的书架上